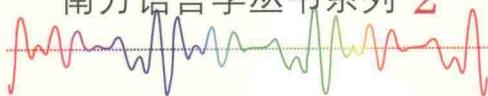


南方语言学丛书系列 2



从北方到南方

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甘于恩/主编

 科学出版社

南方语言学丛书系列 2



从北方到南方

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甘于恩/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首次将地理语言学的会议论文集集成册,共精选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18 篇。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总结与回顾,又有微观的个案考察,还有中观的比较分析;既有方言语音、词汇等方面的地理学研究,也有结合语言特点对地名、族群的跨学科考察;既有汉语的多角度研究,又将研究视野扩至其他民族语言。反映了地理语言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本书可作为高校、研究机构从事地理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师生的专业参考书,亦适合地名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其他相关专业人士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北方到南方: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甘于恩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 6

(南方语言学丛书系列; 2)

ISBN 978-7-03-049182-4

I. ①从… II. ①甘… III. ①地理语言学—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004.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6873 号

责任编辑:郭勇斌 曾小利 蔡 芹 / 责任校对:张凤琴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

字数:290 000

定价: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从北方到南方 (代序)

2010年11月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CGL1),转眼已近4年,之后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CGL2),将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CGL3)的接力棒交到我手里。如果从空间顺序来说,刚好是从北方到中部,再从中部到南方。这也是为何这本会前论文集取名“从北方到南方”的主要缘故。

北方,尤其是北京,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地理语言学的发源地之一。20世纪30~40年代,比利时神父贺登崧就在河北一带进行地理语言学的调查,他的一些成果后来由石汝杰等介绍到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这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语言地图集,对推动中国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意义重大。20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方言特征图集,许多方言工作者参与了这部地图集的调查和编纂工作。《汉语方言地图集》对于促进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作用不言而喻。一些学者因此申请并主持了各地综合性的方言地图集项目,据我了解,近10年来较重要的地图集都与此有关,如《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甘于恩,2004~2009年)、《广西平话方言地图集》(李连进,2009~2012年)、《浙江汉语方言地图集》(黄晓东,2012年)。此外,北京大学项梦冰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在普及地理语言学知识方面,亦可圈可点。

自21世纪以来,其他区域在地理语言学方面也多有贡献。比如,上海师范大学潘悟云主持的“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美国学者史皓元、旅日学者石汝杰和南京大学顾黔共同主持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都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汉语方言研究是暨南大学的优势学科,亦催生了广东地理语言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暨南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开展“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项目,出版了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和《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珠江

三角洲方言综述》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最早以地图形式揭示广东方言特征。该书共有42幅地图,选取珠三角地区粤(25点)、客家(5点)、闽(1点)三大方言中较有典型性的语言特征予以绘制(其中,语音图20幅,第2~21图;词汇及语法图21幅,第22~42图)。1992年起,粤港两地学者合作开展“广东省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粤方言调查研究”。1994年,《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五章为“粤北地区十县市粤方言特征分布地图”,专就10个粤语点绘制了45幅特征图,其中语音图21幅(第1~21图)、词汇及语法图24幅(第22~45图)。1998年,《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五章为“粤西地区十县市粤方言特征分布地图”,收录68幅方言特征图(语音特征图22幅,词汇及语法图46幅)。2002年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附有66幅方言地图(其中,语音图24幅、词汇和语法图41幅),反映广东粤语47个点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征,简明扼要,对于从宏观上审视、了解粤方言的特点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8年5月,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成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为广东汉语方言的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平台。2009年12月,《南方语言学》创刊号出版,从创刊号开始,该刊基本上每期都刊载地理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先后刊载了《方言特征分布图的符号应用研究》(秦绿叶等,第一辑,2009)、《地理语言学和衡山南岳方言地图》(彭泽润,第二辑,2010)、《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与方法浅论》(李仲民,第四辑,2012)、《福建移民与粤西闽语》(陈云龙,第四辑,2012)、《鄂东南赣语的地理分布类型》(张勇生,第五辑,2013)等与地理语言学关系密切的论文。2010年,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成立了地理语言研究室,2014年地理语言研究室升格为地理语言研究所(文学院与方言研究中心共管),先后开展了“粤东闽方言地图集”(甘于恩,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0年)、“语言在时空中的变异”(甘于恩和李仲民,暨南大学引智项目,2012年)、“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甘于恩,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3年)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方言中心的影响和带动下,广东的地理语言学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中山大学的庄初升发表论文《广东方言的地理格局与自然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8期,2008);韩山师范学院林伦伦主持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粤东闽方言的分布及其语言类型学研究”,并与潘家懿合作发表《粤东惠河片闽南语的分布及其地理环境特征》(《台湾语文研究》第6卷第2期,2011);深圳大学吴芳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粤东西部闽方言语音地理类型研究”,并发表论文《广东潮阳闽南方言的语音分区》(《台湾语文研究》第6卷第2期,2011),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粤东闽

语前后鼻音韵尾类型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亦运用了地理语言学的方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严修鸿主持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言接触带上的语言地理——以连城方言为例”；岭南师范学院陈云龙主持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岭南濒危方言语音数据库研究”，不一而足。为了因应发展的需要，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从2013年起，以岭南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为平台，创办了首届地理语言学培训班（2013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2014年7月11~16日在韩山师范学院举办第五届岭南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第二届地理语言学培训班，邀请境内外知名的语言学和地理学专家授课，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方言工作者加入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团队中。

南方汉语方言丰富复杂，客观上为研究地理语言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广东省地理语言学的研究还存在欠缺，主要体现为理论深度不足，少有标志性的成果，年富力强的领军人物较少，全面的普查也做得不够。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举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通过会议来检视存在的不足，迎头赶上；此次研讨会也是一次交流的良机，希望通过研讨，增加与国内外同行的联系，促进彼此之间的友谊，提升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水平。我们也希望更多国内外同行光临暨南大学，为我们传经送宝，拓展我们共同的地理语言学事业。

本次研讨会适逢暑假，不少高校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和语言学研讨会，多少影响了会议的规模，但仍然吸引了90余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前来参与盛事，实在令人欣慰。

8月的广佛，气温炎热，但我们的心更热。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会议的筹办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可是我们对各位的诚意，对地理语言学的执着之情，是毋庸置疑的。盼望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朋友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切磋学问，增进友情，为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也希望各位保重身体，度过人生中一段值得回味的日子。

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代表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甘于恩

2014年7月24日凌晨草于方言调查途中

目 录

从北方到南方 (代序)

1 基于 GIS 的岭南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	甘于恩	1
2 从 Google Earth 看台湾地名的特殊性 ——以“厝”“塍”“隘”为例	蔡惠名	8
3 浅谈吴语、湘语中“浊音走廊”说和元音高化现象	郭承禹	23
4 台湾地区的地理语言学与《台湾语言地图集》之编绘	洪惟仁	32
5 粤西-环北部湾地区粤方言的前喉塞音 ?-	黄高飞 陈晓锦	59
6 汉语方言“蟑螂”一词的地理分布研究	黄绮烨	71
7 粤语“大妗姐”的词义演变	邝永辉	84
8 中日沿海河川地形语言分布特征比较研究 (试论)	李仲民	88
9 语言调查中发音人的选择与代表性问题	梁 源 黄良喜	103
10 试论东方藏区藏语土话的语法地图 ——以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为例	铃木博之	111
11 新时期以来国内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回顾	卢小群	123
12 官话方言舒声调值相位序的地理分布研究	祁嘉耀 何 勇	134
13 湖南东北部外祖父母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孙益民	156
14 方言地理学的实践——以福建省武平县为例	吴中杰 张学年	167
15 例释地理语言学时间与空间范畴内的语言沉淀	伍 巍	185
16 粤东闽语止遇二摄 u 类元音分布及相关问题研究 ——以潮州、澄海方言为例	徐宇航 张 凌 张 坚	193
17 连城县北部 4 乡镇 4 个与动物有关的词语	严修鸿 邱 洁	201
18 侗水语支声调的地理分布	远藤光晓	210

1 基于 GIS 的岭南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

甘于恩*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摘要: 岭南地区方言复杂, 是开展地理语言学研究的理想区域, 对其他地区的同类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本文介绍国家重点项目“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框架和设想, 分为四个部分: ①广东地理语言学的历史回顾; ②意义与价值; ③从时、空两个维度全面反映岭南方言的内涵和特色; ④未来工作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GIS (地理信息系统); 岭南方言; 地理语言学

岭南方言研究的历史并不算太短, 从最早的莫里森的《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 年) 至今, 有近 200 年的历史; 而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岭南方言, 首推王力先生的《两粤音说》(1928 年), 迄今也有近百年历史了。但我们对于岭南方言的一些基本问题却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 如岭南方言的分布与特点, 岭南方言的起源, 岭南方言与古汉语的关系, 岭南方言与百越民族的关系, 岭南方言与周边汉语方言的关系, 岭南各方言的准确使用人口数据, 等等, 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近期联合广东省内各高校, 开展“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课题攻关。

1.1 广东地理语言学的历史回顾

《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最早以地图形式揭示广东方言特征。该书共有 42 幅地图, 据《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广东

* 甘于恩, 1959 年生, 福建福州人,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编号 13AYY001)。本文属于该项目成果。

人民出版社, 1987) 和《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两本书的材料, 选取珠三角地区粤(25点)、客家(5点)、闽(1点)三大方言中较有典型性的语言特征予以绘制(其中, 语音图20幅, 图2~21; 词汇及语法图21幅, 图22~42)。《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的方言特征图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尽管条目的设置还不尽合理、充分, 绘制的水平也较差, 但毕竟为以后的同类工作提供了经验, 开先之功不可否认。

1992年起, 粤港两地的语言学者再次合作, 开展“广东省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粤方言调查研究”。1994年,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出版, 该书第五章为“粤北地区十县市粤方言特征分布地图”, 专就10个粤语点绘制了45幅特征图, 其中, 语音图21幅(图1~21)、词汇及语法图24幅(图22~45)。由于地域面较狭小, 方言种类单纯, 反映的语言特征相对更集中、更有代表性, 绘制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和《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一样, 条目的设置仍不尽人意, 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语法特征没有反映出来(如完成体、进行体等), 使得该书地图的整体质量受到影响。

1998年,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的姐妹篇《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出版。该书的第五章为“粤西地区十县市粤方言特征分布地图”, 收录68幅方言特征图(语音特征图22幅, 词汇及语法图46幅), 从数量来说, 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这部分地图在条目设置上做了些改进, 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最明显的是增加了反映语法特征的条目, 如图36及37显示动物的性别, 图56反映持续体, 图57反映完成体, 图58则体现动作的结果; 图例比较清晰, 特征的表述也简明扼要。

2002年7月, 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出版, 该书附有66幅方言地图(其中, 语音图24幅、词汇和语法图41幅), 反映广东粤语47个点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征, 简明扼要, 对从宏观上审视、了解粤方言的特点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受前期成果的局限, 地图的先天不足仍存在, 主要表现在语法条目不够系统、体例不够一致、绘图不够精细, 另外地图的版面太小, 不能很好地展示方言的特点。

从2003年起, 广东学者甘于恩、庄初升、严修鸿、刘新中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持)的调查研究, 分别调查了广东粤、闽、客三种方言及海南闽语, 出版了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三卷, 曹志耘, 2008), 在地理语言学上获取了实践经验和理性认识。

2004年, 甘于恩带领的科研团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度立项, 随即开展“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研究, 对广东省内的122个粤语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调查, 历时近5年, 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并建立了完善的数据库。项目组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与实践, 完成了共431幅彩色特征图(其

中,语音图 103 幅、词汇图 258 幅、语法图 70 幅)的绘制。这是广东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业语言地图集,图例较为清晰,图例间注重逻辑关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1.2 “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理语言学是当代方言学采用全新方法后的内涵展现和新视角研究的学科。“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的特色与价值在于首次以大规模调查广东省粤、闽、客三大方言为突破口,结合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的交叉变化,对语言变异予以展示和解释,开展立体化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体现如下四点意义与价值。

(1) 岭南地区语言多样,方言复杂,但以往的研究对方言间彼此的联系研究得不够。“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首次将这些特点各异而又有所联系的方言,置于同一平台,加以分类、整理、绘图和解释,展示各种方言的本质特征和有机联系,这在岭南方言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2) 目前区内使用的软件多属单机版软件,共享性严重不足,这妨碍了地理信息的有效利用。本课题将使用全新的、共享性高的软件工具,建成一种国内先进的、趋向多层次、立体的、可实时更新的动态平台。

(3) 对区内的汉语方言标注濒危程度。标注方言濒危程度,是语言国情调查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护和抢救语言资源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将提升社会对方言生存状况的关注度,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4) 建立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对开展岭南地区的人文地理研究,推动南方地区尤其是岭南地区的地理语言学发展,会提供不少正面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一定的指导、示范作用。

GIS 是地理学通用的学术语言或者工具,应用面非常广泛。汉语从古到今都有地域差异,不同的人文地理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对汉语方言的演变有重大影响。因此,把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引入汉语方言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既顺理成章,又迫在眉睫。但由于技术方面的因素,我国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调查研究汉语方言还处于尝试阶段。从 21 世纪初开始,有少数学者引入这一手段,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主要有张振兴主持的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曹志耘主持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史皓元、石汝杰和顾黔共同主持的“江淮地区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潘悟云主持的“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和甘于恩主持的“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等,这些课题各有特色,但也有局限。其中最明显的局限是大多把 GIS 当做一个处理方言数据的工具,而不是把它当做

一个可交流方言数据的动态平台。将 GIS 作为一个网络交互平台,在汉语方言学界基本上属于新兴事物。

GIS 应用与常规事务处理有很大不同,突出表现在海量的信息、复杂的处理方式、空间的分布性以及及安全容错机制的要求上。设计汉语方言 GIS 应依据三个理念:开放、互动、方言数字化。

“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课题在语言资源论的视点下,以 GIS 为平台,力图构建有史以来最为完善的岭南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将语言信息与其他人文信息有机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具有开放性、创新性、体系性、扩展性、精密性、资源性和实用性七大特性,内容包括语言及方言的动态信息、语言地图自动绘制、语言演变趋势分析,以及语言演变与移民、语言间接触的模式等。

传统的方言研究留下许多极有学术价值的资料,但其致命的不足在于不可验证性(缺乏音像记录)、非数据化(静态的文字记录或调查结果没有转化为数据库)和体例问题,这给方言之间的时空对比带来很大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一障碍,方言调查研究就必须有全新的思路。

1.3 从时、空两个维度全面反映岭南方言的内涵和特色

(1) 时间维度的审视。“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全面反映岭南方言的内涵和特色。时间维度的研究可分为如下两个层面:①共时层面。内容有语言/方言的分布与类别,使用人口,语言交际的基本状况,语言/方言的本体调查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调查),语料收集(包括对话、长篇语料、歌谣等),方言文学的基本状况(包括口头方言文学、书面方言文学),方言工具书(字典、词典),当代的研究状况(论著)。②历时层面。内容包括方言区历代移民情况,族谱,方言韵书及其研究,早期学者对当地方言的描述及研究,地方志(包括方言志),早期地方文献,语言的历时研究,史书上对已消失的方言文学的记录。

(2) 空间维度的审视。空间维度的研究可按区域或方言的差异进行细化,课题下设“雷州半岛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梅州地区地理语言学研究与地理信息系统”“云浮地区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等多个子课题,就是基于空间维度的考量。地域空间维度的引入,不但方便管理,而且在逻辑层级上较为清晰,研究者可以按市(地级市)、县(区)、镇(街办)、村逐级进行分工调查,不易遗漏。但我们还可结合方言的性质,促使空间维度研究的完善,因为按行政区划来选择调查点,可能只关注主要的、影响力大的方言,而使用人口少的方言就会被排除在外。然而调查和抢救濒危方言又是本课题的重要内容,所

以, 应该按照不同的方言性质, 选择相关代表点, 既要普查粤、闽、客三大方言, 又要调研粤北土话、军话、西南官话、湘语、赣语等非主流语言, 还要在大片的方言区中留意方言岛的变异特征。这样的研究思路才能确保“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真正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地理信息平台。

(3) 顶层设计与团队组建。“粤、闽、客诸方言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项宏大的学术设计, 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方能确保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其一为顶层设计, 包括框架建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信息分类、信息检索、数据应用等; 其二为团队组建, 至 2014 年年底, 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下属有 25 个工作站, 有可观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但如何分工、合作, 保证逾千个方言点的海量数据, 质量达标, 符合规范, 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其三为调查规范, 包括严格的技术规范(如软件要求、设备要求)和学术体例(如调查手册的制定、音标的转写等), 都需要在调查之前准备妥当; 其四为传输接口, 方便各地研究人员将加工过的语言数据传输至地理信息系统。

1.4 对于未来工作的几点建议

我们应该意识到, 广东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只是取得初步的成果, 切不可就此止步不前。与国外该领域的研究相比, 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这里提出几点, 供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参考。

1.4.1 制定长期规划, 促成《广东语言地图集》的立项

暨南大学作为广东省汉语方言研究的龙头, 要以宏观的思维与稳健的战略布局来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逐步推进岭南地区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开展。

从决策层面看, 有关方面在语言研究的总体布局上, 对地理语言学没有足够的重视, 也缺乏长期的、系统的规划。这样的结果就是学者各自为政, 无法在整体上具有规模效应, 形成良性的互动。而地理语言学研究最需要的便是凭借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 组建一个高效运作的团队。要达到这一目标, 单靠学者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或者说, 可行性甚小。著名语言学家张振兴(2010)曾建议:

在《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出版之后, 应该在原来团队的基础上, 扩充力量, 增加配置, 加大投入, 尽快编纂出版《广东语言地图集》和《粤方言地图集》, 前者包括广东省境内的所有语言和方言, 后者包括广西、海南等省区的粤方言。如果几个地图集都能编纂成功, 不但将从总体上大幅提高广东语言学界, 尤其是汉语方言学界的整体实力, 同时也将大大提高广东在国内外竞争中的文化学术软实力。

其言殷殷。可是,要到达这一愿景,没有决策部门的政策倾斜,难度是相当大的。

1.4.2 继续开展大规模、大范围的方言调查

地图集以语言事实为本,没有语言材料,一切皆无从谈起。而且地图集对于语言材料的要求,从密度和精度而言,都要远高于传统的方言学。有了密度和精度都符合要求的语言材料,才谈得上建立完善的、可靠的方言数据库(包括语音数据库),进而绘制方言特征图。因此,唯有继续开展大规模、大范围的方言调查,广东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才能到达新的高度,取得新的成果,舍此别无出路。

以笔者之见,目前大规模的方言调查有两个区域要重点开展:一个是闽语区,包括粤东和粤西两大块,虽然有不少田野调查材料,可是基于数据库的调查材料却很缺乏,要组织人力、物力在这方面予以突破;另一个是客家话区,包括粤东、粤西和粤北三大区域,以一个学校的力量独立完成调查有困难,若能调动地方院校的科研力量,分工合作,合理配置资源,达成目标并非不可能。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应该起到主干作用,带动广东全省科研力量的统合。

1.4.3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手段,推动绘图工作的智能化和常规化

地理语言学研究获得的是“海量”的数据,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和绘图工作的进行都需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目前国际上有多种语言技术处理软件,但主要是针对特定目的设计。做语言地图是一项综合性的技术,因此,有效吸收国外先进的语言技术手段,开发适合国内语言地理学的平台,从而推动绘图工作的智能化和常规化,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瓶颈问题。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如“如何利用色彩来表现不同的方言特征,如何把色彩和图例的表达更好地结合起来”(甘于恩,2007:51),这些都需要详细地加以研讨。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计算机如何先进,毕竟还无法完全替代人脑,特别是某些理念、创意的实施,人的作用仍然十分关键。目前软件平台主要还是对语料、数据进行机械性的分类、处理,将数据从隐蔽的形态转化为具象的形态(即地图形式),相关人员(尤其是主持人)具备清晰的逻辑思路,对项目的成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1.4.4 开拓地理语言学的人才资源

就粤、闽方言的研究而言,现今已经出现有培养前途的后起之秀,可是由于教育体制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后起之秀毕业后能够从事语言研究的屈指可

数,能够从事方言田野调查的更是稀少,这不单是教育资源和人才的浪费,对于广东汉语方言研究亦是重大的损失。这就造成了方言研究后备力量的严重匮乏。当然,类似情况恐怕不独广东方言为然,李仲民谈到台湾地区方言研究的困局时指出了能够“持续从事语言调查、地理语言研究的却寥寥可数”(李仲民,2007:19)这一现象,这恐怕也是目前方言研究的共性。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做强烈的呼吁外,还需要政府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对学术研究予以重视和扶持。

在现有条件下,为了推动广东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调动现有方言人才的积极性,同时做好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这可谓广东地理语言学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

1.4.5 开展地理语言学的专题研究和交流

地理语言学技术性甚强,需要各方面专业人士密切配合。要倡导举行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如调查条目的拟定、调查数据的处理、图目的确定、图例的选用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多做交流,互相学习;要研究如何实现调查数据的共享,以及分工合作的有序开展等重大问题。此外,除了综合性的语言特征图外,未来还要考虑编纂专题的语言地图和解释地图。

广东地理语言学前景光明、潜力巨大,蕴含着极其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需要有关部门以远见卓识适当地关注和扶持。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成功地举办了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研讨会(2014年8月),这对广东地理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笔者以为,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广东地理语言学一定可以发展壮大,成为广东语言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中国语言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甘于恩.2007.《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理论价值及相关问题.语文研究,(2):49-52
- 甘于恩.2010.潮汕方言地理类型学研究的一些设想.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1-5
- 甘于恩.2010.台湾地理语言学研究之我见.集美大学学报,(3):17-22
- 李仲民.2007.战后台湾闽南语地理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台湾语言学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中:台中教育大学
- 秦绿叶,甘于恩.2009.方言特征分布图的符号应用研究//甘于恩.南方语言学(创刊号).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张振兴.2010.《广东粤方言地图集》述评.暨南学报,(3):98-101

2 从 Google Earth 看台湾地名的特殊性

——以“厝”“塭”“隘”为例

蔡惠名

(台湾师范大学)

摘要：地名是一地的活化石，它是层积了地理、历史、族群及语言的社会发展产物。台湾地区是个族群多元的社会，拼凑出多元类型的地名景观，本文仅以汉语的“厝”“塭”及“隘”三词作为讨论对象。

作者以 Google Earth 制图并检视此三词在亚洲的分布情况，发现分别与地理语言学中的“非连续性分布”及“同言线分布”相呼应。“厝”绝大多数分布在闽语使用区，除了中国闽语区及台湾地区，位于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亦有分布；“塭”是台湾养殖渔业的产业地名词，绝大多数分布在中南部沿海一带；“隘”普遍位于交界处，如台湾地区迁入民与台湾少数民族各族群的交界处、中国各省省界处，以及与越南、北韩国界处皆有分布。

除了以 Google Earth 检视宏观的分布情况，作者亦以台湾地区地名查询系统作微观的梳理。此三词在台湾地区是常见的地名词，具有其普遍性，但若宏观的与其他地名词作比较，则显示其特殊性。“塭”是“产业”地名词，以台湾地区为主要分布区；“厝”是“语言”地名词，也是闽语的特征词；“隘”则是地形衍生而成的“边界”地名词，是族群分界、省界也是国界。这三者的特殊性不但丰富了台湾地区的地名类型，本文也试图将地名的特殊性以地理语言学的方式呈现。

关键词：Google Earth；地名；地理语言学；厝；塭；隘

2.1 前言

台湾地区是个具有多元色彩的区域，不但具有多层殖民政权的累积，不同的族群群聚于此也厚实了台湾地区这块土地。本文所探讨的是以汉语地名为主，因此，人口的迁徙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早期的移民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他们带着希望“下南洋、落番”,也带着语言与文化前往异地播种,而地名就是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最直接表现,常以“姓氏”“祖籍”“血缘”等类型的方式加以命名。也因为有了这段历史背景,本文所探讨的“厝”一地名,它不只是一地的“在地”身份证,也是与世界连结的“护照”,因为“厝”是闽语的特征词,也是标注身份的最佳地名词。

络绎不绝的移民者,不只下南洋,也来到了台湾,台湾的汉语地名,在17世纪荷兰殖民时期及郑成功入台时期,随着政权的需要及移民深耕于此进而有了明显的框架,不止以“厝”标注闽人身份,本文探讨的“隘”一地名,更能看出迁入民及台湾少数民族生存空间的界线。而“隘”一地名在中国各省份的交界以及与其他邻接国家附近,亦是使用频繁的地名。

除了上述的“厝”与“隘”之外,产业地名亦是标注在地身份的重要一环。台湾地区早期是以农业为主,因此有许多地名以“田”“竹”等相关背景命名,直到1945年以后,渔业养殖获得扶持进而兴起^①,“塭”一地名也随之扩大,成了台湾沿海一带的地名之一。台湾地区拥有特殊的海洋环境适合发展渔业养殖,是有别于他地的产业,因此,“塭”是本文所探讨的三地名词中最具在地性的地名。

地名不会无中生有,一定有其原因才有其名称。散落在地图上的地名看似杂乱无章,但其实皆有其成因及连结性。本文借由“厝”“隘”“塭”三地名词,以 Google Earth 绘出其分布现况,并运用地理语言学中的“非连续性分布”及“同言线分布”理论做一阐释。

2.2 文献探讨

探讨地名不外乎以平面性的地名加以陈列,或是配合当地地图以具体性的方式进行说明。本文除了皆使用上述的方法外,更将展示的地图范围扩大,以地名词作为核心,不分边界。

地理语言学多以基本词或是单一词汇做大范围的探讨,绘制出语言地图,试图以词汇分布做深入的研究,如贺登崧(2003:1)所言:

语言地图的作用是为语言(方言)间作比较、为语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由此,我们能够确定语言的和文化的地理界线,也能够进而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

研究语言地图不止可以研究各方言间的比较,也可以研究语言内部的语音演变,进而讨论其历史。本文所探讨的地名词为固有的词汇,且有既定汉字,不会

^① 参考“行政院农业委员会”(2014.04.12)。

有演变过程，与地理语言学所探讨的面向有些许不同，但其定义上却有其相同之处。曹志耘（2013：3）指出：

只研究方言的地理分布并不等于语言地理学，依据方言分布来研究语言历史，这才是语言地理学。

因此，本文尝试以“方言分布”作为切入的主轴，试图将地名呈现在地图上的分布作语言历史的解释。

2.2.1 厝

“厝”原指为厉石或磨刀石，如《诗经》：“他山之石，可以攻厝。”《说文解字》：“厝，厉石也。”于目前的华语里则用于停放灵柩之房屋，但“厝”却为闽语中专用于活人住的房屋（洪敏麟，1999：10）。1800年黄谦《汇音妙悟》：“厝，人所居。”1818年谢秀岚《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卷六之二十二所言“厝，宅。”即表明“厝”在闽语中指的是活人所居住的地方。

又如《汉语方言词汇》汇集了全国20个方言点，收录了1230个词汇及词组，其中闽语方言点为厦门、潮州、福州及建瓯四地关于“厝”的词汇，见表2.1。

表 2.1 闽语四方言点的“厝”词组

词汇 方言点	家	房子	屋顶
厦门	厝 tshu11	厝 tshu11	厝顶 tshu11 tiq51
潮州	内 lai35	厝 tshu213	厝顶 tshu213 teq21
福州	厝 tshuo213	厝 tshuo213	厝顶 tshuo213 liq31 厝瓦顶 tshuo213 qua242 liq31
建瓯	厝 tshio22	厝 tshio22	厝瓦顶 tshio22 ua42 taiq21

不论是闽南片的代表厦门话、闽东片的代表福州话、闽北片的代表建瓯话、还是自成一格的潮州话，皆是以“厝”作为使用词汇，是闽语的一级特征词。如下。

刘例李等（2007）：

根据方言词通行限域，可给特征词分级，一级特征词通常指只在本方言区使用，外方言区不用或罕见的词汇。

而这样的一级特征词随着移民者的迁徙也随之落地生根。例如，台湾地区的闽南人在为该地命名时往往以地缘或是血缘加上“厝”作为名称。